

# 《布袋真仪图》背后的故事

裘国松

五代后梁贞明三年（一说贞明二年），即公元917年，布袋和尚在故乡奉化岳林寺圆寂。他葬身奉化中塔后，传其墓顶“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宋哲宗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皇帝的赐号、朝廷的认同，使得布袋和尚的名声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弥勒化身之说迅速传遍全国。

那么，从布袋和尚圆寂到哲宗皇帝为他“一锤定音”的近200年时间里，是什么人、什么力量为他“千锤百炼”呢？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于官方文人，其中就有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大力匡助、推而广之。

黄庭坚曾作一组五言绝句《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碗供布袋和尚颂》；黄庭坚好友、与他同为“苏门四学士”的张耒，体形肥胖、大腹便便，黄庭坚便作诗戏称张耒为布袋和尚——“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李之仪所作的长短句《布袋和尚赞》，更是全国权威文人诗词中最早赞颂布袋和尚的作品。这两位“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学士，以诗词形式对布袋和尚的赞颂，诚为开先河之作，在当时朝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显得弥足珍贵。

在这里，不妨容我从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说起。由北宋宫廷画家崔白在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所绘、文化全才苏轼在元祐三年（1088年）题跋的《布袋真仪图》，人称“字画两绝”，被当代学者们公认为全国级官方文人最早创作的布袋和尚画像。

崔白，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北宋著名画家，在宋仁宗时期已享盛名。宋神宗熙宁初，受诏与艾宣、丁观、葛守昌等同画拱殿屏风，崔白

画艺超众，由此受到宋神宗赏识。元丰年间，崔白升为画院待诏。因为他是个性格疏阔的人，且年事已高，宋神宗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不能安排崔白作画。纵观崔白一生，他工于写生，擅长花鸟画。他新创的花鸟画，使北宋宫廷花鸟画在审美感受上进入了全新阶段，从而推动了宋代花鸟画的发展。

那幅崔白与苏轼合璧之作《布袋真仪图》已经失传，而在北宋，摹刻人碑的倒有两处。

先说苏轼在京师负责礼部贡举期间，受共城县（今河南辉县）县令柳仲矩的盛邀，曾专程前往品尝梅溪大米，并游览苏门山百泉圣境。临行之前，苏轼把熙宁间崔白送给他的《布袋真仪图》找了出来，拟作送与柳县令的随身礼品，并挥笔在画上题跋道：“熙宁间，画公崔白示余布袋真仪，其笔清而尤古，妙乃过矣！元祐三年七月一日眉山苏轼记。”苏轼所指的“吴”，即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这年9月，秋高气爽，苏轼在共城柳县令的陪同下，登上苏门山，怀古晋代孙登啸台，即兴作《啸台》诗一首，并游览了百泉湖。

30年后的政和八年（1118年），崔白所绘的《布袋真仪图》，被共城县官府摹刻在石碑上，立于城内天王寺内，后又移立于马王庙中，当今珍藏于百泉碑廊西侧。这一方《布袋真仪图碑》，能流传至今，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珍宝！

摹刻人碑的另一处在山东潍州（今潍坊）石佛寺。据当地文献记载，宋熙宁年间，苏轼任密州（今诸城）太守两年，在熙宁九年（1076年）腊月，奉调进京，行色匆匆赶到潍州时，已是年除，邂逅大雪，不得不在石佛寺借宿一宵，大年初一雪霁，又行上路。苏轼曾为此赋诗《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复雪作》。十二年后的元祐三年（1088

年），苏轼在翻检文夹时，翻出崔白赠他的一幅布袋造像。不禁忆起十二年前于潍州石佛寺投宿情景。作为回谢，托人赠送给潍州石佛寺。目前，潍州石佛寺的《布袋真仪图碑》，唯有拓片传世。

当年，崔白赠苏轼的画作通常只有一幅吧？而河南、山东两地获画然后摹刻入碑的地方史料，都记载得有板有眼，究竟谁真谁假今人已难以判定。至少一地是以另一地画碑的拓片，再在本地入碑。要么就是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崔赠苏的同类画作确有两幅。

崔白的这幅《布袋真仪图》，用铁弦般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皱着眉头、袒腹大肚、不拘小节”的姿态神韵的描绘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图中布袋和尚身着敞襟袈裟，袒胸露腹，下身系裙，左手荷杖，杖上系着布袋，头部微微下俯，双眼直视，嘴角向下，给人以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之感——“皱眉布袋和尚”。

北宋崔白、苏轼的这幅《布袋真仪图》之后，布袋和尚形象到南宋开始发生变化。南宋宫廷画院待诏梁楷曾作《布袋和尚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从该图可以看出，此时的布袋和尚虽然仍袒胸露腹，扛着一拄杖，挑着一布袋，但已经不再是皱眉的“愁苦貌”，而变成了喜乐的“笑口状”。因此，梁楷笔下的布袋和尚，被后世学者视为布袋和尚基本定型之作。杭州飞来峰净泉溪第68龛圆雕摩崖造像“布袋弥勒及十八罗汉像”，为元代初期开凿，但见布袋弥勒袒胸露腹、光头大耳、笑口大

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此像，继承了南宋时期的风格。

回头再说宋哲宗时期，当年似乎是从奉化地方官员开始，把布袋和尚身后这一“累发异光，早晚均见，十分灵验”异常情况，逐级上报到朝廷，宋哲宗闻讯而赐号“定应大师”。然而，历史上很多幕后史实一再表明，皇帝下旨的赐号、赐名多为“自上而下”，而并非“自下而上”——逐级上报所获这么孤立而简单。

布袋和尚身后能被宋哲宗赐号“定应大师”，这与“苏门”文人集团诸位文人、宫廷画家崔白等人对皇帝的直接影响，是断断分不开的。比如，元祐之初，苏轼在朝廷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侍读等职期间，与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关系十分密切，且为幼年宋哲宗之“帝师”。黄庭坚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书法家，还对佛教文化十分了解。“苏门”重要学士李之仪，他为官第一站就在明州（宁波），四年间曾数次参访奉化的布袋和尚遗迹。崔白的出众才华，则被哲宗之父神宗激赏。

即将出版的《浙江省石窟造像调查报告》，为当代浙江文博专家们权威之作。媒体透露的这部著作“前言”之中，有两处提到布袋弥勒：“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吴越国时期的明州僧侣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化身的灵异神迹，在北宋时被神化，成为国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现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为弥勒造像的新形式，后来风行海内，甚至远播西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弥勒的标准造型，深受民众喜爱。”当代这两大精辟定论的背影之中，鲜活着北宋“苏门”文人集团的一个个身影！

房间里很静，听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呼吸声，我坐在门槛上，屏声敛息。莫名想起那些从岛外来的江湖艺人，几张桌子，几把凳子，横七竖八摆起，他们站在上面，做各种高难度动作，我的心像荡起了秋千，忽上忽下。而那一刻，我望着高处的母亲，比看杂技时更为紧张，心悬到了嗓子眼。母亲却好似越来越放松了，双腿站得笔直，两只手熟练操作着，地上的线团滚几下就瘦一圈，直到小如鸡蛋。在这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头一直仰着，像翘首以盼一个奇迹的出现。

在我眼里，那就是个奇迹。屋顶网线纵横交错，网眼大而齐整，犹如张开了巨大的绿色蜘蛛网。这回轮到父亲站上去，将本白的纸一张一张糊上去。此后，卧室便有了一个白色的吊顶，整个房间看上去那么干净亮堂，灯一开，淡黄色的光氤氲开来，让人觉得温馨、安宁。

隔断墙成就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房间。两张小床相对，中间摆了桌子，依了我的心意，母亲扯了块漂亮花布做窗帘。趁着每年的修船期，父亲拿出他的手艺，依次给我们做了床头柜、书架、木箱等等。姐弟俩在自个儿的空间里如鱼得水，做作业、听广播、吃零食、看闲书，偶尔也吵吵架。我还常常接待伙伴们，女生们在一起，说不完的话，玩不完的小游戏，房间里装满了我童年至青春期的秘密

和快乐。

夏日，老屋是清凉之地。屋后没有任何遮挡物，望出去，连片的水稻田静美如画，打开后门和前窗，穿堂风嗖嗖而过。吃午饭，别人家电风扇转如飞，却依然逃不过满头大汗，我家的自来风大摇大摆地回旋进出，不轻不重地拂过皮肤，刚从毛孔探头的细汗便被带走了。饭后席地而睡，半睡半醒间，我闻到了风里挟裹的植物香气。

傍晚时分，暑气渐退，院子里开始喧腾。水稻田和菜地的主人们往返均要穿过我家院子，待忙完当日的农活儿，索性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拉起了家常。邻人亦趿着拖鞋慢腾腾踱了过来，加入聊天说地之列。爷爷奶奶搬出小椅子，坐上去，优哉游哉地摇蒲扇。小孩儿们活力足，奔来跑去，把我家的鸡撵得腾空而起……我们在屋檐下用饭，鱼鲞、糟鱼、醉鱼、蔬菜均自种，茄子、蒲瓜、四季豆等，荤素搭配。若父亲在，他总要喝上一杯白酒兑汽水。有一次，我偷喝了一大口，而后，脸发热头晕，整个院子的人都笑话我，我瞥见最后一缕霞光从檐角落下来，在台阶上跳了两下就消失了。

老屋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了其夏凉冬冷。屋后的空旷在夏天是优势，到了冬季却成了弊处。西北风如巨兽咆哮，呼呼呼来，呼呼呼去，或盘旋于屋顶，或在屋旁作乱，门窗颤抖着，好似有什么东西随时要窜进来。若遇雨天，更为难过，寒气和湿气从门缝窗缝直往里钻，屋里冷如冰窖。为了不让我们受寒，母亲想了很多法子，火爐里炭火不熄；大锅烧热水，可喝，可泡脚，可灌满葡萄糖瓶子后套上布袋暖手；带领一双儿女搓手搓脸做运动……最爱灶膛，里面毕毕剥剥，火苗欢蹦，外边，娘儿们相互依偎，有时，煨上年糕、红薯或冷硬的糖包，空气里暖烘烘香喷喷，吃饱了就犯困。

天晴就好办了，金灿灿的阳光铺洒于家门口，西面的水泥柱旁，母亲整整齐齐地码上木柴，以抵挡风入侵，再把屋门关上，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空间，很适合晒太阳。四邻八舍也不客气，纷纷上我家，开玩笑说借用一下“风水宝地”。大家在阳光下打毛衣、削荸荠、嗑瓜子、闲聊、打盹。母亲搬出竹床，晒被子、晒枕头、晒厚衣裤，我一屁股坐上去，又软又暖，躺在那儿怎么都赶不走。

有父亲在，冬日的夜晚亦是旺气热闹的。母亲烧火，火光映红了她的脸，父亲做菜，炒菜声咔嚓咔嚓，灶台白气缭绕。十五瓦的白炽灯散发出淡黄的光，给屋里的一切铺上了一层暖色。关紧门窗，饭菜上桌，热气蒸腾，母亲自酿的米酒醇香诱人，父亲喝得脸庞酡红，慢悠悠地跟我们讲外面的事，母亲听得认真，美丽的眼睛里盛满笑意。我的心思一半在酒酿蛋上，弟弟应该也是，几口香甜的酒酿蛋落肚，浑身热乎乎、舒坦。

屋外寒意肃杀，那又怎样？我们可以待在屋里。想想我们拥有这样温暖坚固的堡垒，幸福感顿生。

## 老屋

虞燕

老屋是在奶奶的自留地上建的。搬至建好的房屋时，我两岁，弟弟九个月。住进的第一晚，我哭闹得猛，母亲无奈，把我抱至灶间。父亲正在赶工，做小木凳、小木桌，我竟安静下来，眼睛滴溜溜转，好奇地盯着木工半成品，仿佛知道那是特意为我跟弟弟而制。

在我的整个童年里，父母亲都在为怎么让自家的窝更妥帖更舒适而努力。盖房已欠下债务，得遵从一切省钱的原则，自由发挥，自己动手。不急，有的是时间，一样一样来，粉刷、上漆、打造储物台、编织门帘、绣桌布……尤其让我惊讶的是，母亲居然运用她的织网技术，给卧室做了隔断墙和天花板。

以毛竹打好框架，竖立于卧室后半部分，固定住，母亲用绿色的网线在其上飞梭走线，每个网眼都绷得紧紧的，整个架子像张超大的棕绷床，最后，正反两面糊上报纸，隔断墙即成，侧边留门，我跟弟弟算有了自己的房间。织“天花板”是个大工程，得趁父亲在家时进行，母亲颤颤巍巍踩上置于桌子上的方凳，她尝试着慢慢站直，腿禁不住发抖，父亲慎重地扶住凳子，给她打气。母亲稍稍稳下来后，拿起梭子，双臂呈投降姿势尽量往上。随着她的动作，垂下的绿色网线鸡啄米般点着头。

房间里很静，听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呼吸声，我坐在门槛上，屏声敛息。莫名想起那些从岛外来的江湖艺人，几张桌子，几把凳子，横七竖八摆起，他们站在上面，做各种高难度动作，我的心像荡起了秋千，忽上忽下。而那一刻，我望着高处的母亲，比看杂技时更为紧张，心悬到了嗓子眼。母亲却好似越来越放松了，双腿站得笔直，两只手熟练操作着，地上的线团滚几下就瘦一圈，直到小如鸡蛋。在这过程中，父亲和母亲的头一直仰着，像翘首以盼一个奇迹的出现。

在我眼里，那就是个奇迹。屋顶网线纵横交错，网眼大而齐整，犹如张开了巨大的绿色蜘蛛网。这回轮到父亲站上去，将本白的纸一张一张糊上去。此后，卧室便有了一个白色的吊顶，整个房间看上去那么干净亮堂，灯一开，淡黄色的光氤氲开来，让人觉得温馨、安宁。

隔断墙成就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房间。两张小床相对，中间摆了桌子，依了我的心意，母亲扯了块漂亮花布做窗帘。趁着每年的修船期，父亲拿出他的手艺，依次给我们做了床头柜、书架、木箱等等。姐弟俩在自个儿的空间里如鱼得水，做作业、听广播、吃零食、看闲书，偶尔也吵吵架。我还常常接待伙伴们，女生们在一起，说不完的话，玩不完的小游戏，房间里装满了我童年至青春期的秘密

和快乐。

夏日，老屋是清凉之地。屋后没有任何遮挡物，望出去，连片的水稻田静美如画，打开后门和前窗，穿堂风嗖嗖而过。吃午饭，别人家电风扇转如飞，却依然逃不过满头大汗，我家的自来风大摇大摆地回旋进出，不轻不重地拂过皮肤，刚从毛孔探头的细汗便被带走了。饭后席地而睡，半睡半醒间，我闻到了风里挟裹的植物香气。

傍晚时分，暑气渐退，院子里开始喧腾。水稻田和菜地的主人们往返均要穿过我家院子，待忙完当日的农活儿，索性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拉起了家常。邻人亦趿着拖鞋慢腾腾踱了过来，加入聊天说地之列。爷爷奶奶搬出小椅子，坐上去，优哉游哉地摇蒲扇。小孩儿们活力足，奔来跑去，把我家的鸡撵得腾空而起……我们在屋檐下用饭，鱼鲞、糟鱼、醉鱼、蔬菜均自种，茄子、蒲瓜、四季豆等，荤素搭配。若父亲在，他总要喝上一杯白酒兑汽水。有一次，我偷喝了一大口，而后，脸发热头晕，整个院子的人都笑话我，我瞥见最后一缕霞光从檐角落下来，在台阶上跳了两下就消失了。

老屋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了其夏凉冬冷。屋后的空旷在夏天是优势，到了冬季却成了弊处。西北风如巨兽咆哮，呼呼呼来，呼呼呼去，或盘旋于屋顶，或在屋旁作乱，门窗颤抖着，好似有什么东西随时要窜进来。若遇雨天，更为难过，寒气和湿气从门缝窗缝直往里钻，屋里冷如冰窖。为了不让我们受寒，母亲想了很多法子，火爐里炭火不熄；大锅烧热水，可喝，可泡脚，可灌满葡萄糖瓶子后套上布袋暖手；带领一双儿女搓手搓脸做运动……最爱灶膛，里面毕毕剥剥，火苗欢蹦，外边，娘儿们相互依偎，有时，煨上年糕、红薯或冷硬的糖包，空气里暖烘烘香喷喷，吃饱了就犯困。

天晴就好办了，金灿灿的阳光铺洒于家门口，西面的水泥柱旁，母亲整整齐齐地码上木柴，以抵挡风入侵，再把屋门关上，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空间，很适合晒太阳。四邻八舍也不客气，纷纷上我家，开玩笑说借用一下“风水宝地”。大家在阳光下打毛衣、削荸荠、嗑瓜子、闲聊、打盹。母亲搬出竹床，晒被子、晒枕头、晒厚衣裤，我一屁股坐上去，又软又暖，躺在那儿怎么都赶不走。

有父亲在，冬日的夜晚亦是旺气热闹的。母亲烧火，火光映红了她的脸，父亲做菜，炒菜声咔嚓咔嚓，灶台白气缭绕。十五瓦的白炽灯散发出淡黄的光，给屋里的一切铺上了一层暖色。关紧门窗，饭菜上桌，热气蒸腾，母亲自酿的米酒醇香诱人，父亲喝得脸庞酡红，慢悠悠地跟我们讲外面的事，母亲听得认真，美丽的眼睛里盛满笑意。我的心思一半在酒酿蛋上，弟弟应该也是，几口香甜的酒酿蛋落肚，浑身热乎乎、舒坦。

屋外寒意肃杀，那又怎样？我们可以待在屋里。想想我们拥有这样温暖坚固的堡垒，幸福感顿生。



## 不只双龙洞

王林军

回来已经两三天了，腿肚子还是酸酸胀胀的。但心里感觉，值得！去金华双龙洞，小学语文课本上叶圣陶先生的《记金华的双龙洞》这篇课文，是埋心头的一粒种子。这一粒种子，尽管在心里已沉睡了三十多年，一旦时机到来，便也在这个夏天破土而出。

诚如叶先生在文中所言，双龙洞有外洞、内洞之分，沟通内外洞的是石壁下一道流水的孔隙。只是叶先生当年从外洞进内洞的小船只能平躺二人，现在却能躺下六人。躺下去，小船开动，滑入那道孔隙，感觉山岩就在眉眼上的毫厘之间，压迫着你，让你不敢动，怕一动，就如叶先生所担忧的那样，撞破了额角，擦伤了鼻子……好在水道不长，只一会便进了内洞。

石钟乳、石笋、石柱，自然也是千奇百怪、千姿百态的，石龙、石虎、石牛、石曼，的确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但因有叶先生的文章“垫肚”，并且以往也曾游过蛇蟠岛石

窟、伍山石窟等一些洞窟，倒也不觉怎样震撼。

来之前，一心以为，双龙洞嘛，就是一个双龙洞。这不，叶先生在文章最后写道：“在洞里走了一转，觉得内洞比外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间房子那么大，泉水靠着右边缓缓地流，声音轻轻的。上源在深黑的石洞里。我排队等候，又仰卧在小船里，出了洞。”但我们并没有从原路返回，而是在内洞兜兜转转，不想竟别有洞天——转入了冰壶洞。

若不是不采金华，怎知双龙洞所在的山就叫金华山，又怎知金华山岂止一个双龙洞，而是大洞小洞密布……

瀑布，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深藏山腹之内，秘不见天的洞窟之中，竟也有着天然的瀑布。所以，当我在冰壶洞中见到冰壶瀑布时，着实被深深地震撼了。冰壶瀑布，从洞壁的一个溶洞口喷薄而出，滚滚而下，水势还是很浩大的，上下周边又分布着形形色色的石钟乳，它们在人工安装的变幻的灯光里，显得神奇而又瑰丽。

据说冰壶洞和双龙洞，原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洞窟，但因挨得近，为便于游览，现在就把它们凿通了。又说，两洞原先虽然独立，但水系互通、水源同一——大自然的神奇和奥秘，又是谁能够想象，谁能够说清的呢？

出了冰壶洞，我们又先后游玩了桃源洞、二仙洞等洞窟。自然，一洞有一洞的神奇，一窟有一窟的精彩。

仙瀑洞，是我们进入的最后一洞。入洞之前，工作人员告知，该洞甚是凶险，且台阶众多，很费体力，让我们小心斟酌。然而当我们进去，入洞口却是一条斜斜向下的、修整得很是宽敞光滑的“隧道”，不过走完“隧道”，很快仙瀑洞就如工作人员所言，对我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仙瀑洞大概是一个上下垂直的洞，而我们应当是从洞底往洞顶上走。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啊？弯腰低头不用说了，有时还需侧身而过，侧身而过也就罢了，有时还得把身体凹成“S”型，才能勉强挤过。路上尽管修了台阶，但有些台阶上的石壁

与台阶之间距离狭窄又几乎平行，人只能躬身贴地上爬，有些台阶垂直盘旋向上且落脚处又十分窄小局促，要保持十二分的小心谨慎才行。

仙瀑洞，听其名，洞内自然也是有瀑布的。仙瀑洞的瀑布，大概出现在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与冰壶洞的瀑布相比，这一道瀑布直直地从天而降，我们站在瀑边平台上，在洞内灯光的晦明变化中，抬头不见其顶，低头不见其底，高深莫测，虚实不明，顿感两颊颤颤、心慌气喘，令人不敢久留。

仙瀑洞，虽然凶险难行，但也因此充满着探险般的刺激和快意，让人更加难忘。“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历经千难万险，从仙瀑洞出来，乍见朗朗天日，竟有一种新生般的惊喜和茫然。

离景区，回望金华山，山形柔和优美。可谁能想到，看似这么清秀的金华山，在它宽大的山腹之中，竟如鬼窟蚁穴般地纵横着这么多溶洞。我在想，除了现已探明的，金华山是不是还隐藏着至今尚未发现的“洞天福地”。

## 悠闲

周潇渭

柚子茶一口一口吐出热气如同一个玩着吹泡泡的孩子米黄色的精灵在壶底跳舞原来真的  
小雨中会有不经意的舞台木质、古朴  
情境中穿插各种香气它们在沸腾中被人熟知



畅想 林石 摄